

先代舊事本紀卷第六

皇孫本紀

天饒石國饒石天津彥彥火瓊瓊杵尊,亦云-天饒石國饒石尊,亦云-天津彥彥火瓊瓊杵尊。

天祖詔,授天璽鏡劍,陪從諸神等事,見天神紀。

高皇產靈尊以真床追衾,覆於皇孫-天津彥彥火瓊瓊杵尊,仍使陪從・先驅,乃離於天磐里。且排天八重雲,稜威之道別道別而天降之時,先驅者還曰:「有一神居天八達之衢而上光高天原,下光葦原中國,其鼻長十咫,背長七尺餘,當言七尋。且口尻明耀,眼如八咫鏡而絕然似赤酸醬也。」

即遣從神將往問之時,有八十萬神,皆不得目勝相問,故雖手弱女人,而敕天鈿賣曰:「專汝是勝於人者,宜往問之者。」天鈿賣命,乃露其胸乳而抑下裳帶於臍下而咲嚙向立,則衢神問天鈿賣:「汝為之何故耶?」對曰:「天神之子所幸道路有如此居之者誰也?敢問之。」對曰:「天照太神之子今當將行,故奉迎相待,吾名是猿田彥大神。」時天鈿賣命復問曰:「汝將先我行乎?抑我先汝行乎?」對曰:「吾先啟行。」天鈿女復問曰:「汝何處到耶?皇孫何處到耶?」對曰:「天神之子,則當到於筑紫日向高千穗穗觸之峰,吾則可到伊勢之狹長田五十鈴川上。」因曰:「發顯我者,汝矣,故汝可以送我而致矣。」

天鈿賣命還詣報狀,皇孫詔天鈿賣命曰:「此御前仕奉猿田彥大神者,專所顯申也,汝奉送,亦其神御明者,汝負仕奉。」是以猿女君等負其猿田彥神名而女呼猿女君之事也。

于時猿田彥神坐阿邪河之時,為漁而於此比良夫貝其手見咋合而沉溺海鹽,故其沉居底之時名,謂-底度久御魂,底どく,著底之意也。其海水之都夫立之時名,謂-都夫立御魂,つぶ立,泡沫浮上之意也。其沫佐久之時名,謂-末佐久御魂,沫咲く,破沫裂開之意也。

爰送猿田彥神而還到,乃悉追聚鱗廣物鱗狹物以問言:「汝者天神御子侍奉耶?」之時,爾諸魚皆侍奉白之中,海鼠不白,爾天鈿賣命謂海鼠云:「此口,不答之口。」而以紐小刀折其口,故於今,海鼠口折是也。其御世島速贊獻之時,給猿女君等者,是其緣也。

天津彥彥火瓊瓊杵尊,天降坐于筑紫日向襲之穗觸二上峰矣。于時自天浮橋,立於浮渚在平處,瘦肉之空國自頓丘昇國行去,到於吾田笠狹之碕矣,遂登長屋之竹島,乃尋覽其地者,其地有一神,自號-事勝國勝長狹,其事勝國勝神者,是伊奘諾尊之子,亦名謂-鹽土老翁矣。皇孫問曰:「此誰國歟?」對曰:「長狹有國,亦所住之國也,取捨遊之,隨敕奉上矣。」故皇孫就而留矣。詔曰:「此地者向韓國,直道求笠狹之御前而朝日直刺國,夕日日照國也,故謂此地吉地矣。」詔於底津石根宮柱太敷而於高天原樽椽高知座矣。

天孫遊息之後,遊幸海濱之時,詔長狹曰:「其於秀起浪穗之上起八尋殿而手玉玲瓏之美少女者,是誰女子于耶?」答曰:「大山祇神之女子等,大號-磐長姬,少號-木花開邪姬,亦名-豐吾田津姬,亦名-鹿葦津姬矣。」天孫問美人曰:「汝是誰子耶?」對曰:「妾是大山祇神之子,名-神吾田鹿葦津姬,亦名-木花開邪姬。」因曰:「亦在吾姊-磐長姬耶。」皇孫曰:「吾欲以汝為妻,如何?」對曰:「妾在父大山祇神,請以垂問矣。」

皇孫因謂大山祇神曰:「吾見汝之女子,欲以為妻,如何?」于時大山祇神乃大歡喜,使二女持百机飲食,奉送之時,皇孫謂姊兇醜,見畏返送,不御而罷矣。妹有國色,引而幸之,則一夜有身。

故之,姊-磐長姬大慚恨謂詛之曰:「假使天孫不斥妾而御者,生兒永壽,有如磐石之長存,今既不然,唯弟獨見御,故,其生兒必如木花之移落矣。」磐長姬慚恨,垂泣之曰:「顯見蒼生者如木花之俄遷,轉當衰去矣。」此世人短折其緣矣。

父山祇神白送言:「我之二女並立奉送由者,天神御子命,雖雪零風吹,恒如磐石而常石堅石不動坐,亦使木花之開姬者,如木花之榮榮坐,誓約貢進,而返石長姬而獨留木花開姬,故天神御子之壽命者,木花之阿摩比能微坐,木花之阿摩比能微,此云木花之あまひのみ,意僅如木花之刹那乎。」故是以至于今,天皇命等之御命不長矣。

神吾田津姬見皇孫曰:「妾孕天孫之子,不可私以生矣。」皇孫曰:「雖天神之子,如何一夜使人娠乎?抑汝或懷者必非我子歟,必國神之子歟。」神吾田津姬一夜有娠,遂生四兒。一云,三兒,以竹刀截其兒臍,其所棄竹刀,終成竹林,故號其地曰-竹屋。于時吾田鹿葦津姬以下定田號-狹名田,以其田稻釀天甜酒嘗之矣,復用淳浪田稻為飯嘗之矣。

神吾田鹿葦津姬抱子而來進曰:「天神之子,寧可以私養乎?故,告狀知聞。」之時,天孫見其子等嘲之曰:「妍哉吾皇子者,聞喜而生歟?」故吾田鹿葦津姬乃怨嘲之曰:「何為嘲妾乎?」天孫曰:「心之疑矣,故嘲之,何則雖復天神之子,豈能一夜之間使人有身者哉?故,非吾子矣。」神吾田鹿葦津姬益恨,乃作無戶八尋殿,入居其內,誓約之曰:「妾所妊之子,若非天神之胤者,必當燒火滅,若實天神之胤者,不能火害!」則放火焚室。

其火初明時,躡誥出兒自言:「吾是天神之子,名-火明命,吾父何處坐耶?」

次,火盛時,躡誥出兒亦言:「吾是天神之子,名-火進命,吾父及兄何處坐耶?」

次,火焰衰時,躡誥出兒亦言:「吾是天神之子,名-火折尊,吾父及兄等何處在耶?」

次,避火熱時,躡誥出兒亦言:「吾是天神之子,名-彥火火出見尊,吾父及兄等何處在耶?」

然後,母-吾田鹿葦津姬自燒燼中出來,就而稱之曰:「妾所生兒及妾身,自當火難,無所少損,天孫豈見之耶?」天孫對曰:「我知本是吾兒,但一夜而有身,慮有疑者,欲使眾人皆知是吾兒,并示天神能令一夜有娠,亦欲明汝有靈異之威,子等復有超倫之氣,故有前日之嘲辭也哉。」

于時母誓已驗,方知實是皇孫之胤也。豐吾田津姬恨皇孫,不與共言,皇孫憂之,即歌。

沖つ薬は、邊には寄れども、さ寝床も、あははぬかもよ、濱つ千鳥よ。所以歌者,不記於舊事紀中,此依日本書紀補之。

兒,火明命.工造等祖.

次,火進命.亦云-火蘭命,亦云-火酢芹命.隼人等祖.

次,火折命.

次,彥火火出見尊.

彥火火出見尊

天孫-天津彥彥火瓊瓊杵尊第二子也.母,大山祇少女-木花開姬矣.

兄-火酢芹命,能得海幸,故號-海幸彥命.弟-火折尊,亦云-火火出見尊,能得山幸,故號-山幸彥尊矣.兄則每有風雨,輒失其利.弟則雖逢風雨,其幸不惑.于時,兄謂弟曰:「吾試欲與汝易幸矣。」乃弟許諾,因易之.時兄取弟弓矢,入山獵獸.終不見獸之乾跡矣.弟將兄之幸勾,入海釣魚,殊無所獲,遂失其鉤,俱不得利,空手歸來.

兄出還弟弓矢而責己鉤.于時弟已失鉤於海中,無由訪獲,故別作新鉤與兄.兄不肯受而責其故鉤,弟患之,即以其橫刀鍛作新鉤,盛一器而興之.兄忿之曰:「非我故鉤,雖多不取!」益復急責之時,弟-火折尊憂苦甚深,行吟海濱彷徨嗟.

于時有川鴈,嬰畏困厄,即起憐心,解而放去.須臾有鹽土老翁來.老翁問曰:「何故在此愁乎?」對以事之本末.老翁曰:「勿復憂.吾方為汝計之。」老翁即取囊中玄櫛投地,則化生五百箇竹林.因取其竹,作大目羸籠,亦云-堅間,今之籠也.則內火折尊於竹籠中,沉之海矣.復鹽土老翁曰:「吾將計之。」計曰:「海神所乘駿馬者,八尋鰐也.是豎其鱗背而在橋之小戶,吾當與彼者共策。」乃將火折尊,共往而見之.

時鰐魚策之曰:「吾者八日以後方致天孫於海宮,唯我王駿馬一尋鰐魚,是當一日之內,必奉致焉.故今我歸而使彼出來,宜乘彼入海.入海之時,海中有可怜小汀,隨其汀而進者,必致我王之宮.宮門井上當有湯津桂樹,宜就其樹上而居之。」言訖,即入海去矣.

天孫從鰐所言,留居相待已八日矣,久之方有一尋鰐來.因承而入海之時,自然有可怜小汀御路.故每遵前鰐之教,尋路而自進,忽至海神宮,其宮也,城舍崇華,樓台玲瓏,門前有一井,井上有湯津桂樹,枝葉扶疏.

火折尊就樹下,跳昇其樹而彷徨良久.乃有一美人,井底笑顏容貌絕世,即海神女-豐玉姬.侍者群從,自內而出,皆以玉壺汲井水.井中見人影在於水底,不得酌取.因舉目仰見天孫,乃驚排闥還入.白其父王曰:「吾謂我王獨能絕麗.吾貴希客者有門前井邊樹下,其骨法非常,遠勝海神.若從天降者,當有天垢;從地來者,當有地垢.實是美妙之虛空彥者歟!」

爰豐玉彥遣人問曰:「客是誰者?何以至此矣?」天孫對曰:「吾是天神之孫也。」乃遂言來意之時,海神聞之曰:「試以察之。」乃設三床,鋪設以八重席薦,海神迎拜.延入之時,天孫於邊床則拭其兩足,於中床則拭其兩手,於內床則坐定於真床覆衾之上.海神見之,乃知是天神之孫,益加崇敬,慇懃奉慰,兼設備百机,以盡主人之禮.從容問曰:「天神之孫何以辱臨乎?頃吾兒來語曰:『天孫憂居海濱.』未審虛實,蓋有之乎?」

天孫對以情之委曲,海神乃起憐心,進國召鱗廣鱗狹而問之,皆謂不知.但口女有口疾,即急召至探其口者,所失之鉤,立得實矣.其口女者,即鱗魚矣.亦云-赤女,即鯛也.海神制云:「你口女,從今以後,不得吞餌.復不得預天孫之饌。」則以口女魚所以不進供御者,此其緣也.

于時海神以女子-豐玉姬妻之,遂纏綿篤愛,留住海宮.已經三年,雖復安樂,猶有憶鄉之情.故時復太急.豐玉姬聞之,謂其父神曰:「在此貴客,意望欲遷上國,悽然樹歎.蓋懷土之憂乎?」海神乃延天孫,從容問曰:「今者天神之孫辱臨吾處,中心欣慶,何日忘矣.若欲還鄉者,吾當奉送。」海神乃奉授此鉤,以潮溢之瓊・潮涸之瓊,則副其鉤而奉進之曰:「皇孫雖隔八重之隈,冀時復相憶而勿棄置也。」因教曰:「以此鉤還與汝兄時,天孫則可謂言:『貧窮之本,飢饉之始,困苦之根.』陰乎此鉤:『當稱汝生子八十連屬之貧鉤・減鉤・癡駿鉤・踉蹌鉤.』可以後手投棄與之,勿以向授,則三下唾矣.復汝兄涉海時,吾必起迅風洪濤,令其沒溺辛苦矣.若兄發怒,有賊害之心,則出潮溢之瓊以漂溺;若已至危苦求愍者,則出潮涸之瓊以救助.如此逼惱,自當臣服矣.復兄入海釣時,天孫宜在海濱以風招,風招即嘯也.如此則吾起瀛風・邊風,以奔波溺惱之也。」復教曰:「兄作高田者,汝可作洿田;兄作洿田者,汝可作高田矣。」海神盡誠奉助如此.

海神召集鰐魚,問之曰:「天神之子今當還去,爾等幾日之內則奉以致?」時諸鰐魚各隨其長短定其日數.中有一尋鰐自言:「一日之內則當致焉。」故即遣一尋鰐魚矣.以奉送焉.

天孫歸來,依海神教,先以其鉤與兄.兄怒不受.故弟出潮溢瓊,則潮大溢.而漬足時,則為足占.致膝時,則舉足.至股時走迴.至腰時,則捫腰.至腋,則置手於胸.至頸則舉手飄掌,請之曰:「吾當事汝為奴僕,願垂救治矣!」弟尊出潮涸瓊,則潮自涸而兄還平復矣.

兄命釣之日,弟尊居濱而嘯之.時迅風急起,兄則溺苦,無由可生,便遙請弟尊曰:「汝久居海原,必有善術.願以救之.若活我者,吾生兒八十連屬,不離汝之垣邊,當為俳優之民矣。」弟嘯已停,風亦還息,故兄知弟德,欲自伏辜.而弟有慍色,不與共言.爰兄著犢鼻,以楮弄掌而告其弟尊曰:「吾污身如此,永為汝俳優者。」乃舉足蹈行學其溺苦之狀.

兄命,日以襁褓而戾之曰:「吾已貧矣。」乃歸伏於弟之時,出潮溢瓊,則兄命舉手溺之.因還出潮涸瓊,則然而平復矣.兄命改前言曰:「吾是汝兄矣,如何為人兄而事弟耶?」弟尊時出潮溢瓊,兄見之,走登高山,則潮亦沒山.兄命元高樹,則潮亦沒樹.兄命既窮途無所逃去,乃伏罪曰:「吾已過矣.從今已後,吾子孫八十連屬,恒當為汝俳人,亦為狗人.請哀之。」弟尊還出潮涸瓊,則潮自息.於是兄知弟尊有神德,遂以伏事其弟尊.是以兄命苗裔諸隼人等,至今不離天皇宮牆之傍,代吠狗而奉侍者矣.世人不責失針,此其緣也.

先是且別時,豐玉姬從容語曰:「妾已有娠矣.天孫之胤,當產不久,豈可產於海中乎?故當產時,必就君處,如為當以風濤速日出致海邊,請為我造產屋於海邊以相待者,是所望也。」是後弟尊還鄉,即以鷗鷺之羽葺作為產屋.葺未及葺合之時,豐玉姬自馭大龜,亦云為龍,將弟-玉依姬,光海來到.

孕月已滿,產期方急.由此不得葺合,徑入居焉.從容謂天孫曰:「妾今夜當產,請勿臨之。」天孫心恠其言,不聽所請,竊

視私屏，即化為八尋大鰐，匍匐透地，遂以見辱，深懷慚恨。既生兒之後，天孫就而問曰：「兒名何稱者當可乎？」對曰：「宜號彥波瀲武鸕鷀草葺不合尊。」所以謂然者，以彼海濱產屋全用鸕鷀羽為草葺，而葺未合時，兒即生焉，因以名焉。

天孫不從豐玉姬言，豐玉姬大恨之曰：「不用吾言，令我屈辱，故自今以後，妾奴婢至君處者，勿復放還；君奴婢至妾處者，亦勿放還。」此海路不相通之緣也。遂以真床覆衾及草裹其兒，置于波瀲，即豐玉姬命自抱而入海鄉去矣。亦云，留其弟玉依姬，持養兒焉去。久之曰：「天孫之胤，不宜置其海中。」乃使玉依姬命持之，遂送出矣。

天孫取婦人，為乳母・湯母及飯嚼・湯坐矣。凡諸神部備行以奉養焉。于時權用他婦，以乳養皇子焉。此世取乳母養兒之緣也。

是豐玉姬命聞其兒端正，心甚憐重，欲復歸養，於義不可，故還女弟玉依姬命以來養者矣。

即為御生一兒，則武位起命矣。此彥火火出見尊子也。母蓋玉依姬乎。

初豐玉姬命別去之時，恨言既切，天孫知其不可復會，乃有贈歌一首。豐玉姬命寄玉依姬命，即奉報歌一首。凡此贈答二首，號曰泉歌。

誕生，彥波瀲武鸕鷀草葺不合尊。

次，武位起命。大和國造等祖。

彥波瀲武鸕鷀草葺不合尊。

天孫彥火火出見尊第三子也。第三當作第一乎。彥火火出見尊，亦云火折尊也。母曰豐玉姬命，海童之大女也。

豐玉姬命弟玉依姬，立為皇妃。即海童之少女。即姨也。誕生四御子矣。

兒，彥五瀨命。中賊矢，薨也。

次，稻飯命。沒海為鋤持神。

次，三毛野命。往常世鄉。

次，磐余彥尊。

磐余彥尊。

天孫彥波瀲武鸕鷀草葺不合尊第四子。母曰玉依姬命，海童之少女也。天孫生而明達，意確如矣。

年十有五，立為太子。

長而日向國吾田邑吾平田津媛為妃。

誕生，手研耳命。

次，研耳命。

即年四十五歲，謂兄及子等曰：「昔我天神高皇產靈・大日靈尊，舉此豐葦原瑞穗國而授我天祖彥火瓊瓊杵尊之時，闢天關，披雲路，驅先蹕，以戾止。是時運屬鴻荒，時鐘草昧，故蒙以養正，治此西偏。皇祖皇考，乃神乃盛。積慶重暉，多歷年序。自天祖降跡，以逮於今，即百七十九萬二千四百七十餘歲也。而遼遠之地，猶未霑於王澤。遂使邑有君，村有長，各自分疆，用相陵轢。抑又聞於鹽土老翁曰：『東有美地，青山四周，其中亦有乘天磐船而飛降者。』余謂，彼地必當足以恢弘大業，光宅天下，蓋六合之中心乎。厥飛降者，謂是饒速日歟。何不就而都之乎？」諸皇子對曰：「理實灼然，我亦恒以為念。宜早行之。」是年也，太歲甲寅。

冬十月，丁巳朔辛酉，天孫親率諸皇子，舟師東征。

至速吸門，時有一漁人乘艇而至，天孫招之，因問曰：「汝誰也？」對曰：「是國神，名曰珍彥，釣魚於曲浦，聞天神子來，故即奉迎。」又問曰：「汝能為我導耶？」對曰：「導之矣。」天孫敕授漁人椎槁末令執而牽納於皇舟，以為海導者。乃特賜名為椎根津彥。此即倭直部始祖也。

行至筑紫菟狹時，有菟狹國造祖，號曰菟狹津彥・菟狹津姬。乃於菟狹川上造一柱騰宮而奉養矣。是時，敕菟狹津媛。

賜妻之於侍臣。天種子命。其天種子命者，是中臣氏之遠祖也。今按大中臣氏系，天種子命子。宇佐津臣命疑菟狹津姬命之所生。

十一月，丙戌朔甲午，天孫至筑紫國岡水門。

十二月，丙辰朔壬午，至安藝國，居於埃宮。

乙卯年春三月，甲寅朔己未，徙入吉備國，起行宮以居之。是曰高島宮。積三年間，脩舟楫，蓄兵食，將欲以一舉而平天下也。

戊午年春二月，丁酉朔丁未，皇師即遂東，舳艫相接。方到難波之碕，會有奔潮太急，因以名為浪速國，亦曰浪花。今謂難波，訛也。

三月，丁卯朔丙子，遡流而上，徑至河內國草香邑青雲白肩之津。

夏四月，丙申朔甲辰，皇師敕兵趣龍田而其路狹嶮，人不得並行。乃還更欲東踰膽駒山而入中洲。

時長髓彥聞之曰：「天神子等所以來者，必將奪我國！」則盡起屬兵，邀之於孔舍衛坂，與之會戰。

有流矢，中五瀨命肱脛，皇師不能進戰。天孫憂之，乃運神策於沖衿曰：「今我是日神之子而向日征虜，此逆天道也。不若，退還示弱，禮祭神祇，背負日神之威，隨影壓躡。如此，則曾不血刃，虜必自敗矣！」僉曰：「然！」於是令軍中曰：「且停，勿復進！」乃引軍還，虜亦不敢逼。

卻至草香之津，植盾而為雄詰焉。因改號其津曰盾津，今云蓼津，訛也。

初孔舍衛之戰，有人隱於大樹而得免難，仍指其樹曰：「恩如母。」時人因號其地曰母木邑，今云飲悶迺奇，訛也。

五月，丙寅朔癸酉，軍至茅渟山城水門。

時五瀨命矢瘡痛甚，乃撫劍而雄詰之曰：「慨哉！大丈夫被傷於虜手，將不報而死耶！」時人因號其處曰雄水門。

進到于紀國竈山,而五瀨命薨于軍,因葬竈山也。

六月,乙未朔丁巳,軍至名草邑,則誅名草戶畔者,遂越狹野而到熊野神邑,且登天磐舟,仍引軍漸進。

海中卒遇暴風,皇船漂蕩,時稻飯命乃歎曰:「嗟呼,吾祖則天神,母則海神,如何厄我於陸,復厄我於海乎?」言訖,乃拔劍入海,化為鋤持神,三毛入野命又恨曰:「我母及姨並是海神,何為起波瀾以灌溺乎?」則蹈浪秀而往乎常世鄉矣。

天孫獨與皇子-手研耳命,帥軍而進至熊野荒坂津,因誅丹敷戶畔者,時神吐毒氣,人物咸瘁,由是皇軍不能復振之時,彼處有人,號曰-熊野高倉下,忽夜夢天照大神謂武甕雷神曰:「夫葦原中國猶聞喧擾之響焉,宜汝更往而征之。」武甕雷神對曰:「雖予不行,而下予平國劍,則國將自平矣。」天照太神曰:「諾!」時武甕雷神登謂高倉下曰:「予劍號曰-齋靈,今當置汝庫裏,宜取而獻之天孫。」高倉下曰:「唯唯!」而寤之。

明旦,依夢中教,開庫視之,果有落劍倒立於庫底板,則取以進之。

于時天孫適寐,忽然而寤之曰:「予何長眠若此乎?」尋而中毒士卒瘁悉復醒起。

既而皇師欲趣中洲,而山中嶮絕,無復可行之路,乃棲遑不知其所跋涉,時夜夢,天照太神訓于天孫曰:「朕今遣頭八咫鳥,宜以為鄉導者。」果有頭八咫鳥,自空翔降,天孫曰:「此鳥之來,自叶祥夢,大哉,赫矣!我皇祖天照太神,欲以助成基業乎!」

是時,大伴氏遠祖-日臣命,按日臣命,天忍日命四世孫也,帥大來目,督將元戎,蹈山啟行,乃尋鳥所向,仰視而追,遂達于菟田下縣,因號其所至之處曰-菟田穿邑,于時敕譽日臣命曰:「汝忠而且勇加有能導之功,是以改汝名為-道臣矣,或云導臣。」

秋八月,甲午朔乙未,天孫使徵兄猾及弟猾者,是兩人,菟田縣之魁帥者也,時兄猾不來,弟猾即詣至,因拜軍門而告之曰:「臣兄-兄猾之為逆狀也,聞天孫且到,即起兵將襲,望見皇師之威,懼不敢敵,乃潛伏其兵,權作新宮而殿內施機,欲因請饗以作難,願知此詐,善為之備。」

天孫即遣道臣命,察其逆狀,時道臣命審知有賊害之心而大怒誥嘖之曰:「虜爾所造屋,爾自居之!」因案劍彎弓,逼令催入,兄猾獲罪於天,事無所辭,乃自蹈機而壓死,時陳其屍而斬之,流血沒踝,故號其地曰,菟田血原。

已而弟猾大設牛酒以勞饗皇軍焉,天孫以其酒穴賜軍卒,乃為御謠之曰:

菟田の 高城に 鳴網張る 我が待つや 鳴は障らず いすくはし くぢら障り
こなみ なこたちそば みな
前妻が 肴乞はさば 立楓棧の 實の無けくを こきしひゑれ
うはなり なこ いらさかき みおほ
後妻が 肴乞はさば 櫟 實の多けくを こきだひゑね

是謂-來目歌,今樂府奏此歌者,猶有手量大小及音聲巨細,此古之遺式也。

是後,天孫欲省吉野之地,乃從菟田穿邑,親率輕兵巡幸焉。

至吉野時,有人出自井中,光而有尾,天孫問之曰:「汝何人?」對曰:「臣是國神,名為-井光。」此則吉野首部始祖也。

更少進,亦有尾而披磐石而出者,天孫問之曰:「汝何人?」對曰:「臣是磐排別之子。」此則吉野國巢部始祖也。

及緣水西行,亦有作梁取魚者,天孫問之,對曰:「臣是苞苴擔之子。」此則阿太養鷗部始祖也。

九月,甲子朔戊辰,天孫陟彼菟田高倉山之巔,瞻望域中,時國見丘上有八十梟帥矣,又於女坂置女軍,男坂置男軍,墨坂置焮炭,其女坂・男坂・墨坂之號,由此而起也,復有兄磯城軍,布滿於磐余邑,賊虜所據,皆是要害之地,故道路絕塞,無處可通。

天孫惡之,是夜自祈而寢,夢有天神訓之曰:「宜取天香山社中土,神名帳云,大和國十市郡天香山坐櫛真命,三代實錄云,天香山太麻等野知神,今按占卜之神乎左京一條坐神社,二座太詔戶命久慈真智命,古事談龜甲御占奉祈請此社,以造天平瓮八十枚,并造嚴瓮而敬祭天神地祇,亦為嚴呪咀,如此則虜自平伏矣。」天孫祇承夢訓,依以將行。

時弟猾又奏曰:「倭國磯城邑,有磯城八十梟帥;又高尾張邑,或本云,高城邑也,日本紀作-葛城,有赤銅八十梟帥,此類皆欲與天孫距戰,臣竊為天孫憂之,宜今當取天香山埴,以造天平瓮而祭天社國社之神,然後擊虜則易除也。」

天孫既以夢辭為吉兆,及聞弟猾之言,益喜於懷,乃使椎根津彥著弊衣服及蓑笠為老人貌,又使弟猾被箕為老嫗貌,而敕之曰:「宜汝二人到天香山,潛取其巔土而可來復,基業成否,當以汝為占,努力慎歟!」

是時虜兵滿路,難以往還,時椎根津彥乃祈之曰:「我皇當能定此國者,行路自通;如不能者,賊必防禦。」言訖徑去,時群虜見二人,大笑之曰:「大醜乎,老父老嫗!」則相與闢道使行,二人得至其山,取土來歸。

於是天孫甚悅,乃以此埴,造作八十平瓮・天手挾八十枚・嚴瓮,而陟于丹生川上,用祭天神地祇,則於彼菟田川之朝原,譬如水沫而有所呪者著矣,天孫又因祈之曰:「吾今當以八十平瓮,無水造飴,飴成則吾必不假鋒刃之威,坐平天下!」乃造飴。

飴即自成,又祈之曰:「吾今當以嚴瓮沉于丹生之川,如魚無大小,悉醉而流,譬猶披葉之浮流者,吾必能定此國;如其不爾,終無所成。」乃沉瓮於川,其口向下,頃之,魚皆浮出,隨水噉喙,時椎根津彥見而奏之,天孫大喜,乃拔取丹生川上之五百箇真坂樹以祭諸神,自此始有嚴瓮之置也。

時敕道臣命:「今以高皇產靈尊,朕親做顯齋,用汝為齋主,授以嚴媛之號而名其所置埴瓮為嚴瓮,又火名為嚴香來雷,水名為嚴罔象女,糧名為嚴稻魂女,薪名為嚴山雷,草名為嚴野椎矣。」

冬十月,癸巳朔,天孫嘗其嚴瓮之糧,敕兵而出,先擊八十梟帥於國見丘破斬之,是役也,天孫志存必克,乃為御謠之曰:

かむかぜ いぜ うみ おひいし は もとほ しただみ しただみ
神風の 伊勢の海の 大石にや い這ひ廻る 細螺の 細螺の
あご あご しただみ は もとほ う や う や
吾子よ 吾子よ 細螺の い這ひ廻り 撃ちてしまむ 撃ちてしまむ

謠意以大石論其國見丘也。

既而餘黨猶繁,其情難測,乃顧敕道臣命:「汝宜帥大來目部,作大室於忍坂邑,盛設饗宴,誘虜而取之!忍坂或作大坂,自大和國至河內國之坂路也,其路經葛下郡二上山麓入石河郡,萬葉集哥大坂乎吾越來者二上爾黃葉流云云,到今山中有大岩窟。」導臣命於是奉密旨,

掘奪於忍坂而選我猛卒，與虜雜居。陰期之曰：「酒酣之後，吾則起歌。汝等聞吾歌聲，則一時刺虜！」已而坐定酒行。虜不知我之有陰謀，任情徑醉。時道臣命乃起而歌之曰：

おさか おほむろや ひとさは いを ひとさは きいりを
忍坂の 大室屋に 人多に 入り居りとも 人多に 來入居りとも
くめ こら くぶつつ いしつ つも うや
みつみつし 來目の子等が 頭椎い 石椎い 持ち 撃ちてしまむ

時我卒聞歌，俱拔其頭椎劍，一時殺虜，虜無復噍類者。

皇軍大悅，仰天咲。因歌之曰：

いま いま ああしやを 今だにも 吾子よ 今だにも 吾子よ

今來目部歌而後大哂，是其緣也。復歌之曰：

えみし ひだり もも ひと ひと い たむか
蝦夷を 一人 百人 人は云へども 手向ひもせず

此皆承密旨而歌之，非敢自專者也。

時天孫曰：「戰勝而無驕者，良將之行也。今，魁賊已滅而同惡者匈匈十數群。其情不可知。如何久居一處，無以制變。」乃徙營於別處。

十一月，癸亥朔己巳，皇師大舉將攻磯城彥矣，先遣使者徵兄磯城，兄磯城不承命。

更遣頭八咫鳥召之時，鳥到其營而鳴之曰：「天神之子召汝，恰矣過！恰矣過！恰矣過，いざわ也。或可譯作-速來之。」兄磯城忿之曰：「聞天壓神至而吾為慨憤時，奈何鳥鳥若此惡鳴耶？」乃彎弓射之。鳥即避去。

次到弟磯城宅而鳴之曰：「天神之子召汝，恰矣過！恰矣過！」時弟磯城慄然改容曰：「臣聞天壓神至，旦夕畏懼。善呼鳥，汝鳴之若此者歟！」即作葉盤八枚，盛食饗，因以隨鳥詣到而告之曰：「吾兄-兄磯城聞天神子來，則聚八十梟帥，具兵甲，將與決戰。可早圖之矣。」

天孫乃會諸將，問之曰：「今兄磯城果有逆賊之意，召亦不來。為之奈何？」諸將曰：「兄磯城黠賊也。宜先遣弟磯城曉諭之，并說兄倉下・弟倉下。如遂不歸順，然後舉兵臨之，亦未晚之矣。」乃使弟磯城開示利害。

而兄磯城等猶守愚謀，不肯承伏。時椎根津彥計之曰：「今者宜先遣我女軍，出自忍坂道。虜見之必盡銳而赴。吾則驅馳勁卒，直指墨坂，取菟田川水以灌其炭火，倏忽之間出其不意，則破之必也！」

天孫善其策，乃出女軍以臨之。虜謂大兵已至，畢力相待。先此皇軍攻必取，戰必勝。而介胄之士不無疲弊。故聊為御謠，以慰將卒之心焉。謠之曰：

たたな いなき やま き ま ゆまも
楯並めて 伊那嗟の山の 木の間ゆも い行き守らひ
たたか われ 系 しま とり うかひ とも います こ
戦へば 我はや飢ぬ 鳥つ鳥 鶉飼が伴 今助けに来ね

果以男軍越墨坂，從後來急破之，斬其梟帥兄磯城等也。

十二月，癸巳朔丙申，皇師遂擊長髓彥，連戰不能取勝。

時忽然天陰而雨冰，乃有金色靈鷲飛來，止于皇弓之弭。其鷲光晔煜，狀如流電。由是長髓彥軍卒，皆迷眩不復力戰。長髓是邑之本號焉，因亦以為人名。及皇軍之得瑞鷲也，時人仍號瑞邑。今云鳥見，是訛矣。

昔孔舍衛之戰，五瀨命中矢而薨。天孫銜之，常懷憤懣。至此役也，意欲窮誅。乃為御謠之曰：

みつみつし 來目の子等が かきもと あはふ かみらひともと
そ もと そねめつな う や
其のが本 其根芽繫ぎて 撃ちてしまむ

復謠之曰：

みつみつし くめ こら かきもと う はじかみ
來目の子等が 垣本に 植ゑし山椒
くちびひ われ わす う や
口疼く 我は忘れず 撃ちてしまむ

因復縱兵急攻之。凡諸御謠皆曰-來目歌。此的取歌者而名也。

時長髓彥乃遣行人言於天孫曰：「嘗有天神之子乘天磐船自天降止。號曰-櫛玉饒速日尊。是娶吾妹-御炊屋媛，遂有兒息。名曰-宇摩志麻治命。故，吾以饒速日尊，次宇摩志麻治命為君而供奉焉。」至此乃白：「天神之子，豈有兩種乎？而奈何更稱天神之子，以奪人地乎？吾不知有他，亦吾心推之未必為信乎。」

天孫曰：「天神子亦多耳。汝所為君，是實天神之子者，必有表物。可相示之。」長髓彥即取饒速日尊之天羽羽矢一隻及步鞞，以奉示天孫。天孫覽之曰：「事不虛也。」還以所御天羽羽矢一隻及步鞞賜示於長髓彥。

長髓彥見其天表，益增踟躇。然而凶器已構，其勢不得中休。猶守迷圖，無復改意。

宇摩志麻治命本知，天神殷懃唯天孫是與。且見夫長髓彥戾性戾戾，不可教以天人之際。乃謀殺舅，帥眾歸順焉。

己未年春正月，壬戌朔甲子，詔曰：「天孫饒速日尊兒-宇摩志麻治命，舅長髓，以下，脫字斷簡。云云。」

先代舊事本紀卷第六 終